

胡雲翼著

西
冷
橋
畔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版

西冷橋畔

實價四角五分

編者

胡雲翼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協記印刷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廣州 廈門 昆明 貴陽 溫州 長沙 南京 重慶 武漢 南潯

北新書局

題記

最近我付印一本中秋月和一本西冷橋畔。中秋月不過描寫一種實際的痛苦生活，不足以代表我的文藝思想；能夠代表我的文藝思想的，便是這本西冷橋畔和將要付印的洞庭秋。在這兩個小冊子裏面，不但說了我所要說的話，並且表現了我的性情和人格的全部。不過，我應得向讀者申明，我不是一個作家，尤其不配說是革命的文學家；這些作品不過受了偶然悲憤的刺激寫成的小頑意而已。我又不能不感謝我的朋友謙冲君，當我那篇酒後發表時，他告訴我，他讀了三次便流了三次眼淚，勸我肆力於創作；還有金陵大學的同學們讀了我的作品，寫信來願和我作朋友；當

珠兒的祖母在小說月報發表時，也接着幾個不相識的朋友來信的獎勵。因此，我便打起精神陸續寫成好幾篇，編印成冊。原已定爲少年中國學會叢書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後來我又因中華印刷遲延和不美觀的細故索回來了。又復重新編次，將篇幅較長的洞庭秋一劇另印單本，其餘的各篇便全編在這本西泠橋畔裏面。

我不願多說話了，一切指摘與欣賞，都讓給讀者的權力吧。

十六年八月末日，胡雲翼於南京何家花園。

甘以清流蒙黨禍，
恥爲亡國作詩人！

目次

1.	老開捕房附近·····	一
2.	酒後·····	七
3.	珠兒的祖母·····	三五
4.	西冷橋畔·····	六三
5.	支那婦人·····	九一
6.	愛神落在誰的髮上·····	九五
7.	炸(一)·····	一三三
8.	炸(二)·····	一四一

老閘捕房附近

學生會命令她到公共租界老閘捕房的附近，運動外人住宅的女傭罷工。

他爲她這件事思索了一夜。學生會的計劃，是要叫公共租界外人住宅的傭工，女傭，官廳的雇員，巡捕房的華捕，自來水，電燈，電話，郵局的工人，一切交通機關的勞動者，一律罷工。斷絕租界內一切的供應。這個危險的計劃，想在三十小時內完全實現出來。最可怕的，是老閘捕房的附近。那裏住了許多高等英人。巡捕房爲加意保護他們，安設了重重

的電網；炮車，手槍隊，在汽車上面安設了機關槍，印捕來往梭巡。
工部局爲預防猝然的暴動，又下令給與無知的巡捕以「華人暴徒，格殺勿論」的驚人的權力。現在學生會便命她到老閘捕房附近去運動女媽罷工。

他是渴望這個計劃實現的人，他是她幸福的幫助者，他也不願勸她避免這個危險，讓她笑他的卑怯。但是，無知的女媽，蠢然的印捕，無情的手槍……

上午七點三十五分各隊出發的時間到了。他去看她，見了她那特異的裝束，忍不住笑了！她化裝一個中年婦人，兩隻乳峰隆起很高，穿着一件陳舊了長到膝頭的毛藍女衣，臉上塗了煤灰，好像剛從工廠裏出來。她的髮原是剪了的，却裹上一層黑布。他們有的裝作老頭子，有的裝汽車

夫，有的裝商店的老闆，有的穿和服的，有的倔強不願意化裝，自然的學生本色，這真是一幕絕妙的舞台劇呢！

她灣過校門口的梧桐樹邊，還轉過面來吃吃地笑。

午飯時候，消息漸漸不好了。工部局又調上了三千英國海軍陸戰隊和萬國義勇隊，把公共租界圍得鐵桶一般。向空際放了幾排槍示威，斷絕行人。

她由一小商店打來的電話說：龐然無用的印捕，極力注視她，實在可笑，她後面已經跟了兩個包探，那是矮而悍的日本人，她已行動不自由，已經不能出公共租界一步；但她並不餒氣，她準備五分鐘內，帶那小商店的女孩子去搖英前上院議員包魯的門鈴。

晚邊的消息更緊張了。北京路打傷了三個學生，老巡捕房已經押滿學生和工人，從九江路運動罷市的七個學生，完全被擊斃了。義勇隊開排槍射擊，一粒一粒的小彈子，如花的向華人胸口飛過去。

她還沒有消息。

九時，學生會召集第五次緊急大會，討論第二次出發運動罷工和遊行。會議的聲音嘈雜，在等候外面的消息，調查幹事回來報告的時候，翻開他的日記，蒼然的臉微笑着：本校同學僅僅擊斃了五個。她是死在英上議員包魯住宅的門邊。主席輕輕地宣布全場靜默了五分鐘。

天主教堂的莊嚴的基督神鐘，藉微風吹過來鐘……鐘……的聲音。遠遠一個賣報童子，在黑暗中，發出悽慘之音，喊賣「人權報」

「救國日報」——全場完全陷入深夜的靜默裏面。

酒 後 (對話劇)

時間 黃昏時分

地點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住宅

人物 杜一萍 董筠秋夫婦

杜 (醉意很濃) 筠妹，我醉了，再不能喝啦，呀，醉了，醉了。

董 (微笑) 不行啲！「勸君更盡一杯酒。」

杜 這又不是我們分手的離筵，這又不是「西出陽關」的時候，爲什麼要更盡一杯呢？筠妹，你記得唐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

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首詩何等的悲壯！要真個是醉臥沙場的時候，我也願意痛飲葡萄酒呢。

董 不對，不對，古詩不也說「今朝有酒今朝醉」嗎？萍，你的酒中英雄那裏去了？

杜 呵，消失了，消失了，筠妹，今晚我甯願是個失敗的英雄，不願做酒中的好漢。……呵，醉了，真喝醉了，你看我的臉紅得像血一樣，你摸摸我的胸膛狂跳的利害呢。我的大腦有些暈，心裏好像有一塊石頭壓住，苦悶不堪。呵！真醉了。其實，要不是今晚，要不是病後，筠妹，不是我誇口——我也怎麼會在你面前誇口——無論怎樣利害的酒，三瓶，五瓶，白蘭地酒，也不會醉着我呀！你還記得在大

學畢業的留別席上，我不是和幾十位送別同學，對飲幾十大盞我還沒醉嗎？後來你還埋怨我太喝多了呢。我真是酒鬼，我的父親也是酒鬼，記得小時候母親時常指着我說：好孩子，你長大了不要像爸爸那樣嗜酒。呵，母親那裏知道他的兒子也變成酒鬼呢？但是今晚，再也不能喝了，心頭這樣苦悶得像要炸裂一樣，筠妹，饒了我這一遭吧！

董 饒你？呵，你的話太重了，像我這樣一個懦弱可憐的女子，在你愛的羽翼之下的女子，難道敢壓迫你嗎？那裏說得上饒不饒！

杜 筠妹，我們不是在高小的修身課上，便聽過先生講「酒之爲害大矣哉」嗎？難道忘了？

董（憤狀）我沒有讀過，我什麼也沒有讀過，我比一個小學生還不如！我沒有先生，我沒有朋友，我只是一个孤人呀！原來酒的害處，我也不懂呢，我在勸酒是想害你的！我竟是這樣一個心腸狠毒的婦人，好了。

杜 今天晚上，我每句話都是說錯了。筠妹，你不能原諒我是喝醉了嗎？

董 你們男人那裏會說錯話。

杜 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到西湖蜜月旅行的時候，我在西湖飯店，有一天喝醉了，你不是幾天不理會我，不和我談話，後來我發誓以後永不喝酒才罷休的嗎？怎麼今天……

|董 (搶着說) 是呀，我真不懂，你們男人的心理才不是女子所能了解的

呢！那時，我不願意你多喝酒，你偏要喝醉，現在我殷勤向你斟酒，你又這樣拒絕我了。真是，男人的心理真不是女人所能了解的，雖然我們相處這樣長久的時間了。

杜 我真是想不出一句話來向你解釋。

|董 當然，我又不是咖啡店的侍女，那裏配給你斟酒！

|杜 你又說了，我不是自從出獄病了以後半年沒有到過咖啡店一次嗎？

(停了一會)

|董 唉，我也不是執意要你醉酒，我從來却是詛咒酒的。可是，今晚我有一句話和你講。